



李準生前照

李準原名李准，曾用名李铁生。他写了许多著名的作品。1950年代，他的成名作《不能走那条路》，因为毛泽东的一个编者按语而被全国多家媒体发表，名震天下。文革过后，他进行电影剧本创作，先后编写了电影剧本《牧马人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、《双雄会》、《失信的村庄》等，长篇小说《黄河东流去》被称为“立体的流民图”，1985年获茅盾文学奖。

他喜欢书画，自己也常常练习书法，但他不会画，所以，一见到画画的，就抱着师傅的心态来学习观看。1970年代，河南辉县的侯钰鑫因为写一部电影剧本，住进了北京电影厂的招待所，得以与河南籍作家李準交往，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友人。李準曾经对有着绘画天赋的侯钰鑫说：“在作家面前，我从不示弱，自视天下第一。在书画家面前，我却不敢张扬，哪怕三岁顽童，只要能书能画，我都会给他鞠躬。”

三句话让常香玉流泪

李準善谈，人越多，他越有兴致。若是恰好谈论文学，他会深情地自我吹捧。比如，他的一句话，熟悉的人都听过。他常常会让人觉得他太自负了：“没有几下绝招，难得成为作家。我的看家本事就是三句叫人落泪，五分钟进戏，把读者的心放在我的手心里揉，叫他噙着眼泪还得笑！”

这话说得多了，便也会被人记住。比如，导演谢添就是一例。在常香玉舞台生涯五十周年庆祝会上，谢添抓住了正在人前热烈演讲的李準，说：“今天想当面考考你的看家本事。你说三句话，能让香玉哭一场，我便服你。否则，你就倒牌子啦。”

常香玉呢，也跟着起哄：“你今天能让我哭，算你真有本事。”

李準看着常香玉，开始讲他和常香玉的故事：“香玉，咱们能有今天，老不容易啊！论起来，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哩！我十来岁那年，跟着逃荒的难民到了西安，眼看着人人都要饿死了，忽然有人喊，大唱家常香玉放饭了，河南人都去吃吧！哗一下人们都涌到粥棚了。一拉溜大锅，黄灿灿的小米饭，潮水般的逃荒人，当时人觉得世界上没有饥饿更可怕的事了，也没有人比得到食物更让人开心的事了，我捧着粥，泪水往心里流，想呀，日后见了这个救命的恩人，我得给她磕个响头。哪里想到，

文化大革命来了，我被押在大卡车上游街，造反派逼着，让你坐飞机。我站在一边挨斗，心里又在流泪，我真想喊一句，让我替替她吧，她是俺的救命恩人哪——”

李準不仅讲哭了常香玉，还把大厅里的众人讲得屏住了呼吸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讲述带入到了自己不堪的回忆里。正如李準自己夸耀时所说的：“五分钟入戏，把读者的心放在我的手心里揉，叫他噙着眼泪还笑。”

可不还得笑，因为本来是打了个赌，却真的被他逗弄得哭了，想想这事情不是挺可笑的吗？

李準的佚事

李準写了许多著名的作品。他的成名作《不能走那条路》，因为毛泽东的一个编者按语而被全国多家媒体发表。文革过后，他进行电影剧本创作，先后编写了电影剧本《牧马人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、《双雄会》、《失信的村庄》、《大漠紫禁令》、《清凉寺的钟声》、《老人与狗》等，长篇小说《黄河东流去》被称为“立体的流民图”，1985年获茅盾文学奖。

然而，有一部作品却非常值得一说，那便是他的电影剧本《秦淮河畔》。他曾经给侯钰鑫讲过这个故事：《秦淮河畔》写一群妓女，在日寇占领南京之时，逃到了一座天主教堂里避难，教堂藏有一群国民党伤兵，同样也是避难，日本鬼子包围了教堂。避难的人们命悬一线。危难之际，妓女们站了出来，用肉体拯救了教堂，拯救了那些伤兵。

这是一个和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结构相似的故事。然而，这个电影却一直没有拍摄，直到前年，张艺谋拍摄了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《金陵十三钗》。严歌苓曾是李準的儿媳，所以她大概听过李準讲的这个故事。

李準喜欢上书，因为他的笔动起情来，无人可挡。他知道自己厉害处，他对着他的后辈偶尔会骄傲地说起这些往事，说完以后，会自我评价一句：我这手厉害吧。

第一次给领导写信是1973年的时候，他当时正在农村下放，可是他每天每天地睡不着觉，有一个电影剧本的设想，他想写下来，可是，根本没有时间让他写啊。他受不了了，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，那封信，把他对时代的热爱对文学的报负都写尽了，感动了省领

李準(1928–2000)，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、剧作家。他以处女作《不能走那条路》驰名文坛，其长篇小说《大河东流去》获首届茅盾文学奖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位重量级电影编剧，《老兵新传》《李双双》《大河奔流》和《牧马人》等电影使他红遍大江南北。特别是《李双双》，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在越南、朝鲜、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妇孺皆知。今年是李準诞辰85周年，本刊刊登特约文章，纪念这位具有时代鲜明色彩的作家。

李準：不要速朽的文学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

《大河奔流》剧照



《李双双》剧照



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剧照

导，特批他回到郑州写作。于是，他写出了电影剧本《大河奔流》。

1980年，李準写出了电影剧本《冤孽》，可是，正赶上全国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电视局的一领导正找不到典型，看到他的剧本，好了，终于找到靶子了。都要准备开会批了。李準当即声情并茂地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，详细解释了他写这部电影的初衷，以及创作理想。好了，一封信解决了他的大问题。胡耀邦批了字，说：李準也有不准的地方，剧本是可以修改的嘛。就这样，这部电影修改成后来的《清凉寺的钟声》。

最好玩的一次写信是1983年，当时的李準正和谢晋导演在山东淄博拍摄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作为编剧的李準发现淄博的公安在他所住的宾馆里到处抓人，街上也是。他跑出去打听，才知道，又是上级的指示，是在进行全国范围的严打。李準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这种用运动式的方法来打击犯罪，其实就是对一些无辜的人的犯罪。他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，半夜里睡不着觉，起来找纸写信。他要向上级反映这种荒唐的情况。这种大规模严厉打击犯罪的情形最容易将一些轻微的犯罪扩大化，从而误伤普通民众。可是，一时间找不到空白的纸张了，反复找不到，急了眼，就把自己一块的确良的白衬衫撕了，铺到桌子上，就在上面写了一封信。天一亮他就跑到邮局，还用快信寄至国务院。

不要速朽的文学

作为一个专业作家，自1953年11月，李準在《河南日报》发表了短篇小说《不能走那条路》开始步入文坛。几十年里，他出版的主要短篇小说还有：《李双双小传》、《两匹瘦马》、《农忙五月天》等小说集，共收集了50余篇短篇小说；中篇小说有：《冰化雪消》、《没有拉满的弓》、《瓜棚风月》、《王洁实》等；并著有《黄河东流去》长篇小说，该作品荣获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李準自己也认为，真正能代表他艺术上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。

对于自己曾经获得赞誉的作品，李準有着常人难以具备的清醒，他毫不掩饰地解剖自己的作品。他说：“我过去的一些作品不值一提了。”“现在回顾我的创作，有三个人物的三句话令我不能忘记。”“一个是胡风，他在监狱里读了我的全部小说，后来他对我说：‘李準呀，你把生活写得太甜！’是啊，说得准啊。”“再一个是沈从文。……他读了我的小说后说：‘李準，你写得太少了’……”“第三个是梁星。……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有一次他见到我说：‘李準，再也不要写那些速朽的东西了’。文学不能老是紧跟政治。”李準总结：“这三句话只有四个字：甜、少、速朽，从教训的角度，可以说很切合我。”文艺圈里的人都知道，李準曾反复总结过他前期创作的经验教训，最著名的就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所谓“运动文学”的概括。他尽管为此惹得不少人不快甚至批评，但绝对是痛陈时代弊病的箴言。

2000年2月，激情洋溢的李準在北京去世了，他的不被载入创作履历的故事永远活在熟悉他的人心里。